

姚莹 汤梓顺 / 编著

天地无涯，青山不断，造化神奇

每登临古迹，大开胸臆；

回眸往昔，悟真机



# 寓真诗话选评



光绮丽多姿，

信英雄永恒，自在归依

又今日雄关望入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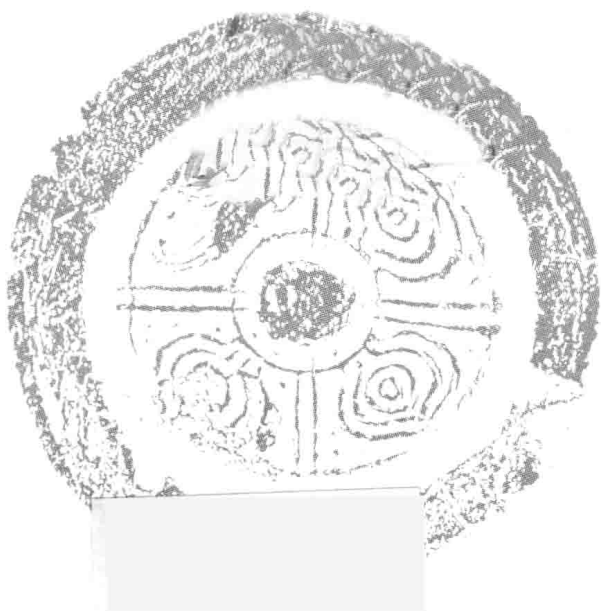
忆青年作伴，登峰高咏；

姚莹

# 寓真诗词选评

---

姚莹 杨梓顺 / 编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寓真诗词选评/姚莹,汤梓顺编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0.10

ISBN 7-5063-1974-8

I. 寓... II. ①姚...②汤... III. ①诗歌—文学评论—中国—当代②词(文学)—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 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1863 号

## 寓真诗词选评

---

作 者: 姚 莹 汤梓顺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任丽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太原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00 千

印张: 8.5 插页: 2

印数: 3000

版次: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3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974-8/1.1958

定价: 18.6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擎云托月拥光明，峰顶诗思分外清。  
俗虑尘忧消散尽，文章信是自天成。

——寓真《黄山小咏·光明顶》

**寓真** 本名李玉臻，1942年11月生，山西武乡县入。1966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先分配到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州昌江县，后调回山西，长期从事司法工作，现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中学时期开始新诗、散文创作，这个时期的诗作《致某市长》、《冬夜秋收》被选入《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诗歌卷》。在海南昌江的数年艰苦岁月中，写诗填词以自勉自娱，对诗词艺术作了刻苦探索。进入中年以后，作品愈臻圆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著有散文集《远行集》，诗词《草缕集》、《漂萍集》、《霜木集》、《秋粟集》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诗词学会顾问。

## 题词

刘 征

官人之诗，素非所爱。寓真诗词，官人之诗也。而开卷读之，清新之气扑面而来，自首篇《山之梦》一路读下去，如曲径通幽，步步为景，竟欲释卷而不能也。寓真即是李君玉臻，身任大法官，而有诗如此，是官人之诗岂可概而论哉！

李君，诗人也。诗眼诗口诗肠诗骨，有一股诗之灵气。其诗词多登临之作，词华焕采，妙想干云，与山川相辉映，时有道人所未道之处，犹令人叫绝。姚莹、梓顺两先生评说，亦渊博透彻，足以发其底蕴。

而李君又是官人，听争讼，判是非，衡律条，定刑罚，凭一笔之轻重，干众人之命运，其所任事不与诗相枘凿乎？不然。君实以另一支笔写另一部大诗，其为诗也，更为宏大，更为精严，无声律而悦耳，无华采而感人。双管齐下，一管秉铁面无私之正气，以

解民困；一管写声情并茂之新声，以乐民心。两笔相济，官人之诗之美尽于是矣。“一生贵在为苍生”，“采英撷萃献黎民”，寓真诗中固已言之。

庚辰岁暮，素雪云飞，梅苑刘征题于京门之蓟轩，年方七十有四。



# 序

## 云月八千里 春晖一百年

张同吾

前些日子，耀章兄在电话中向我介绍寓真先生的诗学功底、诗家性灵和磊落人生，并希望我为姚莹、汤梓顺两位学者的新著《寓真诗词选评》写篇序言。我对寓真在山西的诗名遐迹早有所闻，至于写序，却感到难承重任，这是因为近几年社会活动太多，兼之琐务羁绊，我几乎无片刻之暇读书写作，各地诗友相约撰写评论或序言，便都一一婉谢了；何况我幼学根底很薄，对古典诗词的美学源流所知甚微，很难讲出有见地之言。当然，在我的推拒中，也许还有细微的心理潜因，其一是当前写旧体诗词的人太多了，而他们的作品又绝大部分是诗之赝品，记得汪曾祺先生在世时，我曾同他一道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偶然谈到书法和旧体诗词，这位文学大师以他独有的幽默说：

“中国应制定两条法律条文：凡自称是书法家而又不知书法为何物，却又搞什么个人书展的，应判刑；凡写了许多标语口号或顺口溜而称之为旧体诗词的，应判刑。”他以夸饰的嘲讽呼唤，要捍卫书法和旧体诗词精英文化的品属。其二，我对身居要职而又素不相识的诗人，怀有某种戒心，我厌恶那种官高气盛的世俗和官虽不高却也气盛的浅薄。几年前有位省长，派人送来一本诗集，请我写篇评论，当即我以短简相奉：您不弃浅陋相约撰写评论，感谢垂青之意，然我太忙，实难从命，我是柴门之内，宾客盈室，既有达官，又有庶民，既有将军，又有乞丐，在我心中无贵无贱，我看重品格与风范。我对他不懂礼仪的反感已溢于言表了。寓真却没有这种官气，几天前他来京相聚相叙，他的质朴率真、不雕不饰、以诚相见，给我留下真切的印象。待我匆匆浏览《寓真诗词选评》书稿时，确有新风扑面之感，他的诗词大多是寓情于景或即物咏怀之作，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也抒发了他的人生感悟，意趣盎然，笔致圆融，不仅富有诗的情韵，而且颇具独特的气韵和风采，这倒引发了我关于旧体诗词创作和新诗如何吸取古典诗词精华，从而继承我国诗歌传统的思考。

中国诗史源远流长，诗的天宇群星璀璨，在漫长



的历史岁月中，曾诞生过许许多多才情卓绝的诗人，他们以神奇的想象、灵妙的构思、精湛的语言和优美的意境，创作了无数感人肺腑的诗篇。经过时间的磨砺和汰选，那些留存于诗史的佳作，就象熏风细雨一般，浸润着世代中国人的心田，同时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塑造了世代相因的中国人的哲学观念、审美心理乃至文化性格。我曾经说过：“古典诗词的文化命脉和精神命脉，都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长河，儒家入世的修养、道家出世的空幻、释家轮回的信仰，都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先秦青铜的朴拙苍古，盛唐书法的洒脱奔放，宋代彩雕的柔静安恬，明清绘画的清峻冷寂，都是一种无声的语言，诗做为语言的精粹，就更加以其精神特质的稳定性，规范着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因此，我说：“我们心中已经有了李白的奔流倾泻的黄河，就很难再有别的黄河了；我们心中已经有了陶渊明的疏淡清雅的菊花，就很难再有别的菊花了；我们心中已经有了张若虚的永恒迷人的明月，就很难再有别的明月了。”（《进入语言，重铸语言》）这就是说，黄河、菊花、明月以及我们熟悉的许多古典诗词中的典型意象，都做为一种人格精神和审美理想定型化了，富有深刻的象征意味。于是我们就会想到，中国作为诗的国度，不

仅因为它有悠久的诗歌传统和彪炳千秋的优秀诗人，不仅因为这些优秀的诗人所创作的优美的诗篇，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而且因为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喜爱、阅读和吟诵古典诗词，已成为一种自觉的心理需求和文化需求，时至今日，哪怕粗通文墨的人，也能背诵几首古典诗词，或以此做为醒世名言教育儿孙，或以此做为艺术范本自我陶醉，这足以证明古典诗词富有恒久的魅力。

然而，这并不是一切。古典诗词中的时间与空间、暂时与永恒、有限与无限、有形与无形、具体与抽象、简单与复杂，分别以或儒或道或释的哲学观念，在诗的语言中融解。正是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久长的时间冶炼，铸成了古典诗词稳定的艺术法则、美学范式和表现程式，它的成熟、稳定和完整，既是艺术奉献，又是艺术局限。其本质局限并不在于格律的束缚，而在于意象符号和语言结构，都同 20 世纪的生活和语境相距甚远，夕阳残照、孤帆远影、寒江独钓、古刹钟声、春晖芳草、萧瑟秋风、清明细雨、向晚蝉鸣、窗前明月、寒夜青灯、落英缤纷、高天飞鸿，都那么和谐地渲染了古声古韵，出神入化地表现了一种特定的文化心境，寄托着我们的先人或出世或入世的哲学思想，却很难表现当代的生活情境。面对

当代的物质文明，面对工业革命和立体战争，面对高速度和快节奏，面对东西方文化大碰撞大交汇背景下的文化观念的流变，人们的心理结构、感觉方式、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急剧的递嬗，倘若袭用传统的意象序列，必然有隔世的陈旧和虚假的悲哀，这是胡适和刘半农在 20 世纪初就曾尖锐地批评过的，在高楼大厦灯火辉煌之中，哪里有“茕茕一灯如豆”呢？倘若创造新的意象使用新语言，就缺乏诗词的韵味。所以说，以古典诗词为艺术形式、美学范式和表现程式的旧体诗词，很难描绘当代中国风起云涌的历史画卷，很难细微地描绘当代人的心灵世界和情感形态。有位古人说：“英雄岁月，菩萨心肠、神仙眷属、名士文章”，几乎囊包了古典诗词的全部题材和精神内蕴，我是很赞同这种看法的，而当今的人文精神和美学追求，却远远超离了甚至悖逆于这种精神疆域和文化归属：“英雄”不再限定于建功立业和兼济天下的使命，而往往是一种气韵和人格精神的完成，何况，随着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珍视平常人的平常心；而“菩萨心肠”又无法替代崭新的人格模式；“眷属”和爱情又绝非是同一个概念、同一种涵义，爱情的非理性因素，爱情世界的精微宏奥和生命世界的难解之谜，远非任何一种归属所能界定；至

于“名士”的闲雅风韵，早已遭到权力话语的嘲讽和实力意识的冲击。于是便有了新体诗的轰轰烈烈的诞生，这是历史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于是就有了郭沫若、冰心、臧克家、艾青、徐志摩、戴望舒、冯至、卞之琳以及其他诗坛巨匠的诞生，他们的力作和佳作，共同构成了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心灵史。

旧体诗词不具有这种功能，旧体诗词不乏圣手，从沈尹默、俞平伯、郁达夫到何其芳、钱钟书、聂绀弩，功力和才力都不寻常。然而，他们的哪首旧体诗词能够振聋发聩，成为一个时代的心理具象而高标诗史呢？没有。看来一种艺术形式的局限，必然成为精神含量的局限和文化属性的局限。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旧体诗词是没有艺术生命力的，它具有自己的功能和独特的审美意味，它完全可以以其精致和灵妙，表现意趣和感悟。一般来讲，它的审美功能大于思想功能，倘若能够很熨贴地融入一些当代意识和价值判断，而不是生硬地说教和空洞的呐喊，既有古典诗词的韵味和艺术上的精致，又有当代生活的真实性，意境优美，寓意深邃，余音袅袅，情思绵长，也便难能可贵了。我正是以这种价值尺度和审美尺度，来看待寓真的诗词作品的，他也确实让我感到欣喜，这些作品体现了他的继承、融化与开拓，虽非字字玑珠，却

可视为诗词上品。

寓真的诗词有时并没有题旨的确指性，只是即景生情，捕捉了瞬间感悟，然而都是文化江河浇灌的花朵，是他人生信仰、人格精神、审美理想和个人气质凝聚而喷发的琼浆。他多有对世间不平和人生慨叹的惊人之语，《夏游杂吟》中，他写道：“高坡窑洞访贫寒，陡忆童年若眼前。变化乾坤半世纪，乡亲依旧苦般般。”没有诘问，只是感慨，在朴素无华之中，却留下广阔的诗意空间，任读者调动自己的人生阅历去思索。《郑州登塔》他有这样的联想：“巍巍彩塔瞰中州，袅袅春烟百里楼。嫩蕊繁枝飘碧绿，朱台艳榭荡歌讴。长铭军阀屠民史，未竟工农改世猷。腐气邪风易污染，黄河东去岂无忧！”在《重返昌江》时，他又不无感伤：“故乡热土已非家，仍挂云帆归海涯，门外苍青苦楝树，庭前零落凤凰花。千般感慨一杯酒，万里疲劳半碗茶。南北风光多未足，岁糜廩粟自何磋。”这大约是他飘泊海南偶返故里后的感遇，寥落气象与飘泊艰辛相暗合，更生发无限忧思。在《谒海瑞墓》时，他会比别人有更深切的感触：“罢官一幕如雷电，毁誉千秋任雨烟。大法奉行有艰阻，秉公还赖脊梁坚。”假如我们能了解，他在执法过程中的艰阻，就更能理解历史的前进是何等的曲折与艰

险。他继承了古典诗词的忧患意识，融入个人禀赋的正直凛然，这类诗作就更显得有血有肉、正气浩荡了。

寓真的诗词还鲜明地表现出在六十年代跨入社会门槛的一代人的道德操守和人生理想，我们深受传统文化的熏染，既忧世愤俗，又淡泊名利：“秒摆声声催岁月，舞歌拍拍趣人生。良辰亦有登门丐，除夜犹闻叫卖声。轩冕之中宜淡泊，尘嚣自远耐伶仃。闲涂墨迹寻真意，深印年轮入鬓星。”（《过年》）同时，时代又赋予我们一种自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不管在怎样的逆境之中，也要积极进取，同时又是那么珍惜亲情和友情，让真挚的情愫暖人一生。“矢志弃华楼，一别天阊，清霜苦雨度春秋。万里狂涛风不止，击揖中流。／日月任沉浮，动荡方舟，强权政治几时休？心事逢年情更激，迎上潮头。”（《浪淘沙·新年》）如果说这首词还略显空泛的话，那么七律《重逢》就更显得情真意切了：“斯世同怀能几朋，每思荟萃感飘零。京华芳草共香酒，边域风尘对苦茗。书简互通忧国志，诗词难尽故人情。重逢相看星霜发，姑振精神更远行。”一代人的复杂情感、坚实的人生步履和审美走向，就都融汇于这波澜迭宕的意绪之中了。

我以为在寓真的诗词中，更为可贵的是他丝毫不

遮掩自己的真性灵，这是诗人不可或缺的人性光辉的释放。“鸟唤湖林静，虫噪石苔青。伊们如此浓兴，许是在言情。心既无拘无束，语又何羞涩，放任曲衷倾。碧绿涟漪里，垂影树亭亭。／入斯境，怀彼梦，意难宁。放轻脚步，且莫将那虫鸟惊。环顾身边羁绊，堪笑人中虚伪，枉自误芳龄。莫再负佳景，泉野纵诗灵。”（《水调歌头·雁栖湖有怀》）。真可堪称词之精品，何止是想象丰富，何止是意趣盎然，何止是赋予虫鸟以人性魅力，何止是神采翩翩情韵溶溶，更为可贵处，在于他摆脱了人格面具，去透视人的灵魂，生命意识的觉醒，就为人的精神涵容注入了活力。

“绿树泪涓涓，叶上珠圆。乍时悲咽乍时欢。只为春风将远去，极尽缠绵。／淅沥夜无眠，万语千言。情心未尽又明天。痕湿滢滢揩不断，孰忍凋残。”（《浪淘沙·雨林》）这更是一代人冲破虚假观念的羁绊，以鲜活的人性感知去呼唤青春永驻的生命形态，同时又有春华远去的感叹，在主观与客观、自由与限制的矛盾中，去思索人的意欲超越又难以超越的永恒性。

姚莹、汤梓顺两位学者，对寓真的诗词佳作做了评析，他们以诗家慧眼细致地或是画龙点睛般地阐述了寓真诗词的魅力所在，成为读者欣赏寓真诗词的导言。他们的许多评析，都是丝丝入扣和鞭辟入里的，

其中突出的特点，是侧重艺术分析，大量引用古典诗歌原理，以理论观照阐明寓真诗词的艺术特征。如果说尚有不足的话，其一是这种分析显得过于规范了，未能从诗歌美学、创作心理学乃至哲学和文化学的宽广范畴去阐释诗的真谛；其二，有些篇什的语言文言痕迹过盛，显得古旧一些，其实用白话或偶有文白相间，也许更为读者好接受。

从寓真的诗词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他既有深厚的诗学功底，又富有诗的灵气和诗人独有的感觉方式。他的作品既流动着古典诗词的情韵，又时而融入时代气息，慰贴自然，可谓古韵新声融于一体。写旧体诗词，即使颇有诗的底蕴和功力，极易显得陈旧迂腐，而寓真何止寓其真，又能寓其美，寓其文化江河的流动，寓其个性特征和时代风采。我历来对“旧瓶装新酒”的比喻存有歧议，什么瓶算旧的？什么瓶算新的？茅台、五梁液、汾酒、花雕，哪个瓶子旧，哪个瓶子算新？新酒又是什么概念？是时间概念还是品种概念，假如是前者，陈酿最佳又如何解释？也许，这“旧”与“新”中含有“中”与“洋”的意思，这就更加乱了套，用茅台酒瓶装上XO、人头马，不伦不类，纯粹跟自己较劲。还是要讲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从诗的特质而言，形式也是内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



个民族的诗歌，像中国汉语诗歌这样，让感觉美、视觉美和听觉更相统一，这使我想到我国新体诗的继承与发展，重要的课题是以当代意识和文化底蕴重铸语言，给名词以诗化的命名，给动词以中国式的金刚怒目和中国式的柔情似水，给形象词以精约而典雅的形式，这是继承也是发展。寓真有两句诗：“更登云月八千里，留驻春晖一百年”，我对诗的未来，便有这般期望。

2000年12月18日深夜北京

